

## 赴國內大學交換-交流心得分享

姓名：徐福琳

清華系所：外國語文學系

交流學校：台北藝術大學

交流系所：電影創作學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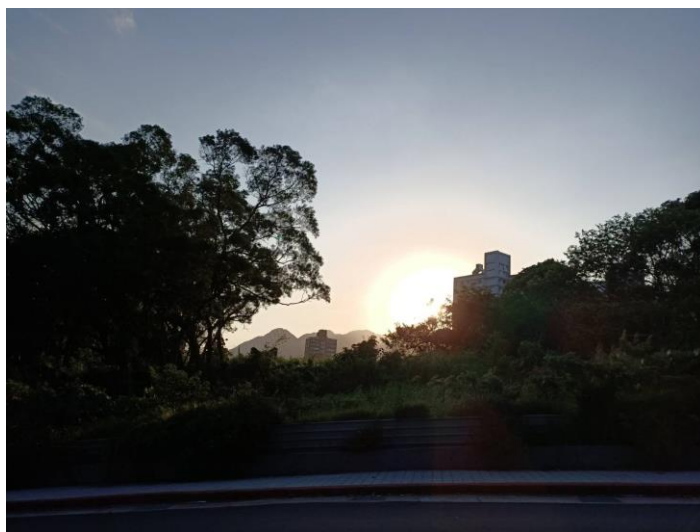
交流學期：大四下學期

心得分享(可針對學校環境、課程等描述，如有照片請先壓縮)：

記得第一天新生訓練，要了解學校的系統各種交換須知，騎著摩托車，從中山區一路蜿蜒朝向遙遠的竹圍前行，從車水馬龍漸漸的人煙稀少，高樓大廈換作修車廠等各種矮房，狹窄的台北少了人，變得很大很大，時常迷路的我那天花費了兩個多小時才來到台北藝術大學，實在非常喜歡整個校園的淡然慢節奏。

我修的課並非全是電影系，除了電影系鴻鴻老師的跨領域美學，多與「文字創作」有關。跨領域美學讓人從多個藝術切角，去理解何謂藝術。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天我在報告行為藝術時，許多同學準備的稿子偏長，讓我們的報告時間嚴重壓縮到了老師的上課時間，於是我大幅地加快自己的報告速度，卻悄悄地聽到同學們說：「他真是滔滔不絕，好快呀。」

想來是無心的，卻也點醒了我，來到了北藝，就不需要像原來自己實習工作的口吻，又或是必須達成什麼目標的急迫，只要好好的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就夠了，一定都有人會聽的。藝術的世界裡，沒有正確答案，讓每一個想法，都是平等的被擺放出來，同時也是任人解讀的。



每次下課，我都很喜歡從教學大樓的系館，一路徐徐走到捷運站，很喜歡白天的太陽炙熱，和緩陪著我日落的過程。漫步時總會戴上耳機，聽聽 Podcast，順帶回憶起上課老師說的藝術。

「藝術，究竟是什麼呢？」

我還沒有正確答案，但我總能在這趟漫步中，一步步的更走進自己一些。想來是上課的過程，老師用他美的視角，叫醒了在倉皇城市中奔走的感官吧？

另一門印象深刻的課，是朱國珍老師開設的「寫作與生活」，這堂課非常非常熱門，好多人進了教室，一無所獲的離開，他們爭破了頭，仍然沒有拿到加簽。原來的自己想說可以仗著交換生的任性，多加那麼一個名額，我跟老師說交換生不在學校的名額限制內，最初卻還是被拒絕了。

執拗的我硬是坐在教室待到了最後，我沒有辦法，沒有辦法明明是想到北藝來學習創作的，唯一的目的卻無法達成，這會讓我這半年，都變得非常非常空虛，內心糾葛不斷的我看著老師，老師問了：「你都那麼厲害了，你覺得我還能給你什麼呢？」

有千千萬萬個理由想說，澎湃的心情一時止不住，結巴的說：「是.....很久沒享受那份單純創作的純粹了，還有.....」話還沒說完，已經被淚水哽住喉嚨。這幾年下來，我經營著的社群已經幾萬人追蹤，加上多個實習的歷練下，寫了無數個文案，長篇的文章到短篇的廣告文案都非常熟稔，但比起如魚得水的自得，更有種是為了別人而寫、為了他人而發聲，自己的聲音都被消除的感覺。不知道老師是不是看見了我心中所想，帶著我到行政部門(忘記了是哪裡)，很直接的讓我加簽，跟著行政人員說：「我知道我已經不能再加入了，但我想因為這學生破例一次。」



後來一次上課，我們到北藝的後山走著，老師說，想帶我們靠近自然，自然的把心中所感都記錄下來，不要拘束自己在既有的框架裡。這堂課的精髓就是這樣，摘下所有額外的、找出原來純粹的。後來臉書滑著看到過往上過的朱宥動作家和朱國珍老師合作的 Podcast，了解到的寫作世界的小，與文字力量的無遠弗屆。



另外兩門小說寫作以及編劇課，相對的就是比較技巧類型了，與老師之間的情感聯繫沒有那麼緊密，但也讓我更加深刻體悟到，同樣是文字，在散文的

世界裡，在乎的是情感；小說與劇本，在乎的是情節鋪陳出的衝突對比，又或是對於角色性格的心境疊加，意圖將一個概念具象化，創造出全新的想像。我想文字就像一棵樹，不同的載體像是斧頭、電鋸、鉅子的差別，我來到北藝，學著用不同的工具，感受其中差異，拓展自己創作的思想框架。

很高興有機會來到台北藝術大學，真的非常美好。

※填寫者同意將本心得放置推廣中心網頁供參

※表格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加